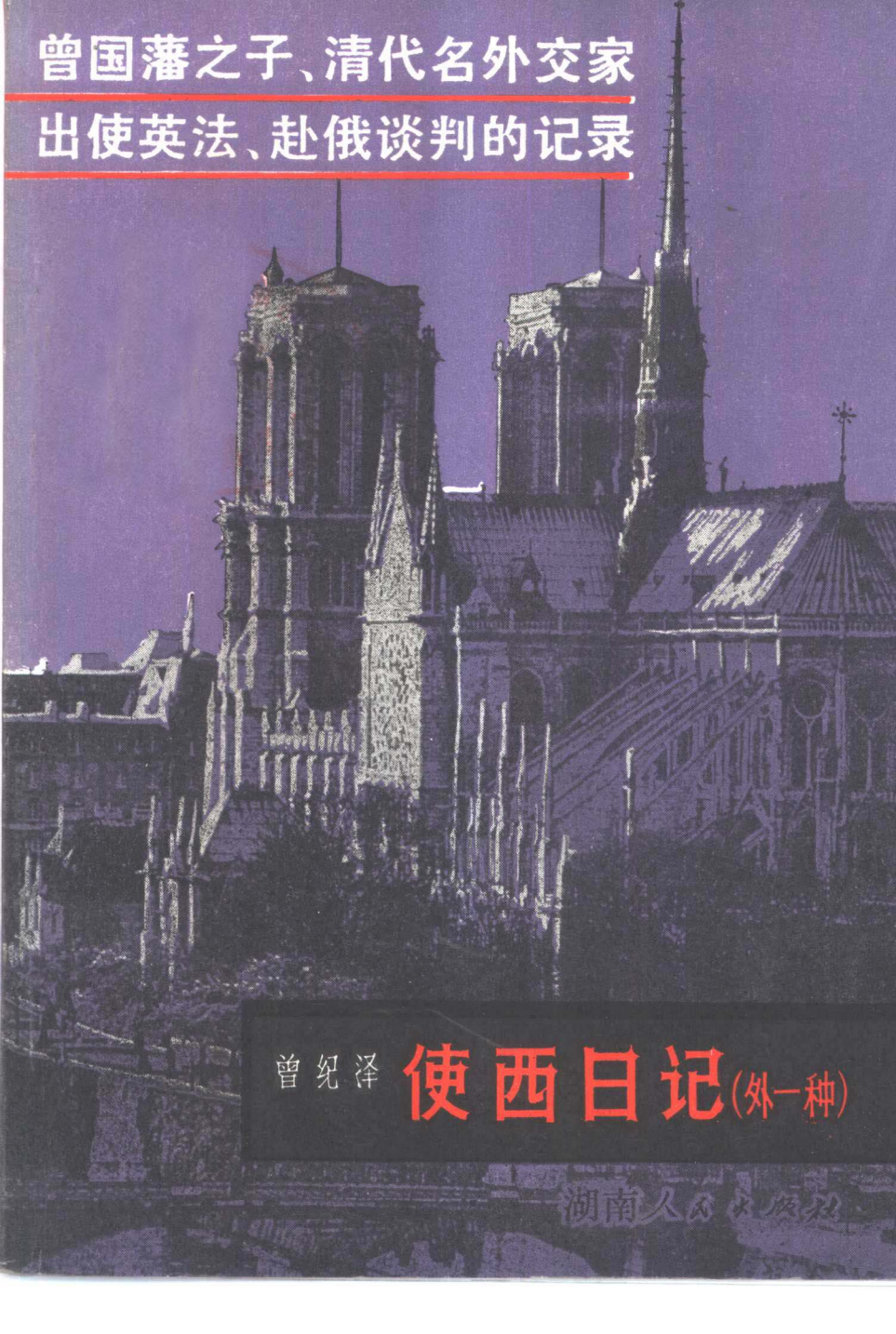




曾国藩之子、清代名外交家
出使英法、赴俄谈判的记录

曾纪泽 使西日记(外一种)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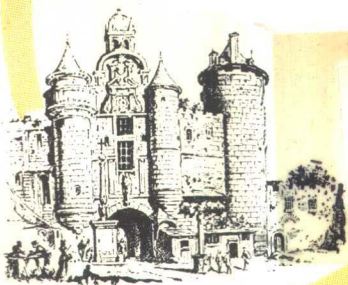
KP18-5

1-4

走向世界叢書

使西日記(外一種)

曾紀澤等著 張玄浩輯校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使 西 日 记 (外一种)

曾纪泽著 张玄浩辑校

责任编辑: 钟叔河

装帧设计: 易 地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8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: 110,000 印张: 6.25 印数: 1—7,800

统一书号: 11109·163 定价: 0.60元



Marquis Tseng.

曾纪泽 (1839—1890)

任驻英公使时的画像，像下英文为“侯爵曾氏”

曾惠敏公日記

全集本封面 江南制造总局光緒
癸巳(十九年)刊本

聖訓

西太后問你打算那日起身

東太后亦同問 對臣 因公私諸事須在上海料理齊備須早出

都現擬九月初四日啟程 問走天津不走 對 須從天津經過

且須耽擱十來日與李鴻章商量諸事 旨李鴻章熟悉洋務

你可與他將諸事細細討論 對 是 問上海有耽擱否 對 出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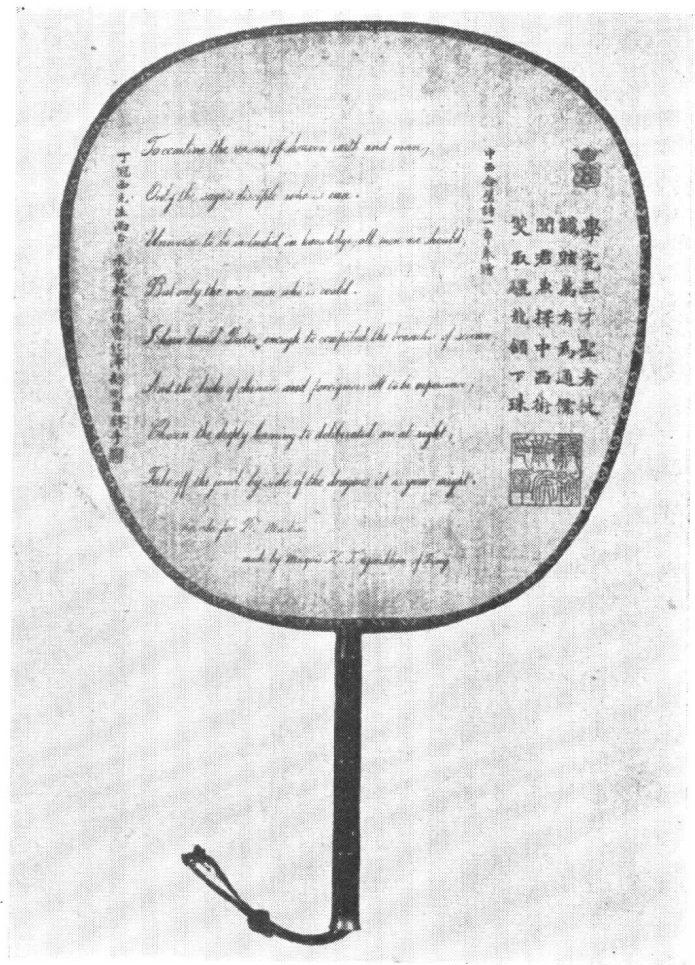
路遠應辦諸事應帶諸物均應在上海料理清楚又 臣 攜帶隨

行人員亦須到上海乃能派定所以上海耽擱較久大約須住

一箇多月 問你攜帶人員到上海再奏否 對臣 攜帶人員有

從京城同行者有從外省調派者其外省調派之員能去不能

全集本之一頁 出国前慈
禧太后召見時的問答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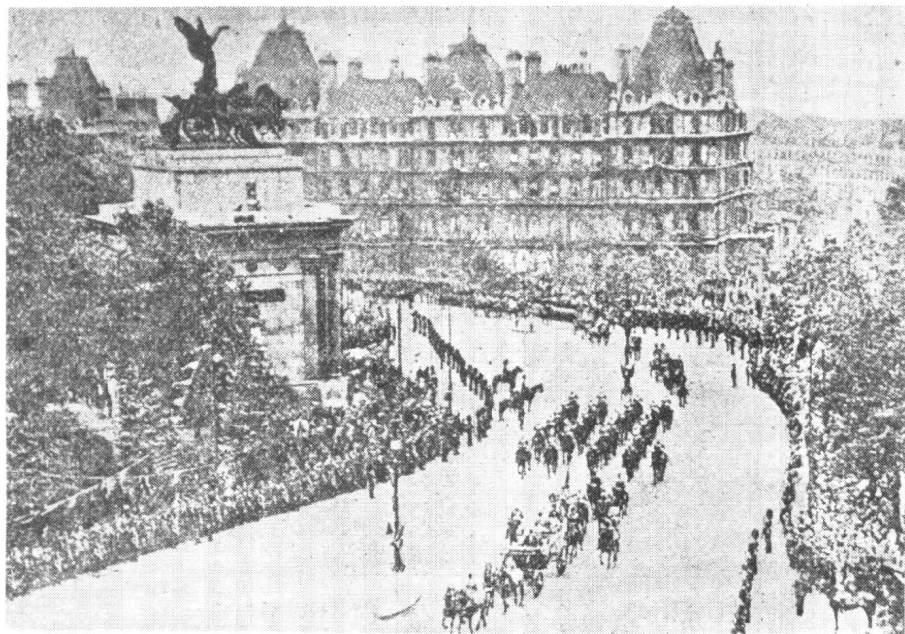
中西合璧詩扇

曾紀澤从小在父亲的严格要求和认真教育下，能诗文，善书法，中年又刻苦自学通英文，这是他用中、英文写作并书赠外国朋友的诗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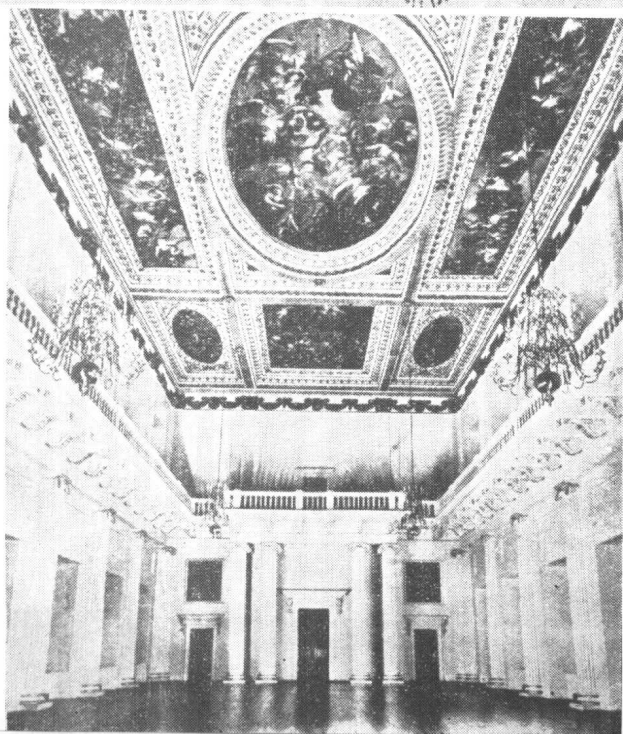
马嘉尼像 欧洲国家派来中国的第一位使臣，于1792(乾隆五十八)年到达北京。(参看光绪五年八月二十日记)



维多利亚女王 女王和她的儿子爱德华第七、孙子乔治第五、曾孙爱德华第八(今女王的伯父)。这张照片摄于曾氏朝见女王的二十年后，但距今已八十多年了。



英国王
室迎接国宾
的场面



英国政
府“白厅”
的接见厅
(参看光绪五
年三月初五
日记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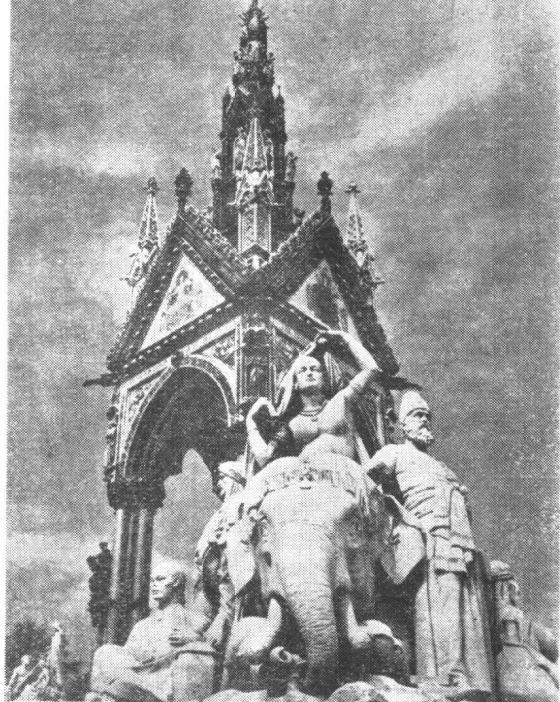
曾氏在国外着夏服的摄影



曾氏在国外着冬服的摄影 “(光緒五年正月)二十二日，至照相館影相，凡九易鏡乃罷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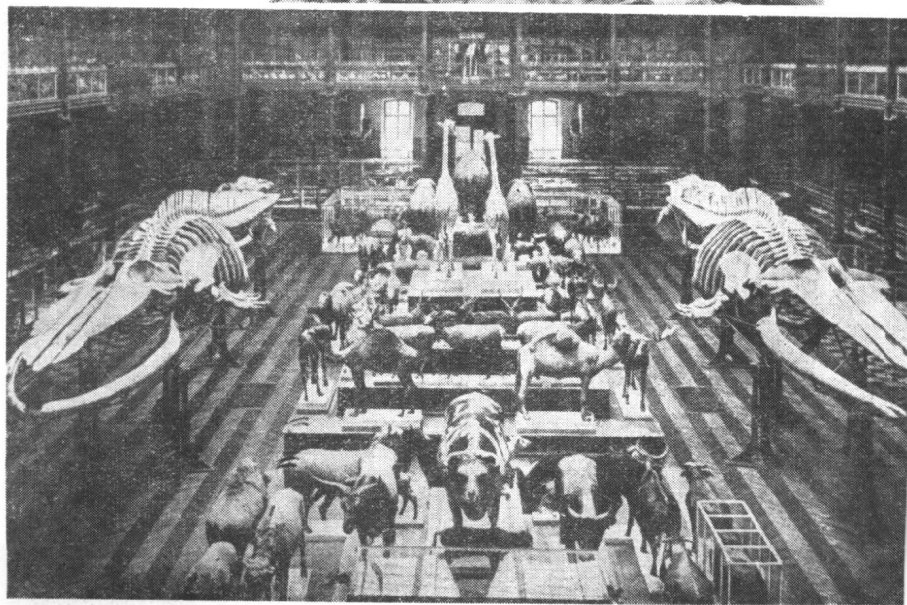
阿尔倍德纪念亭一角

“阿尔倍德者，英国君主之夫。英人于其没后，为竖极高牌坊，范铜为像，又刻石肖四大洲土人形象百许以环之。”（光绪五年五月十八日记）



十九世纪的博物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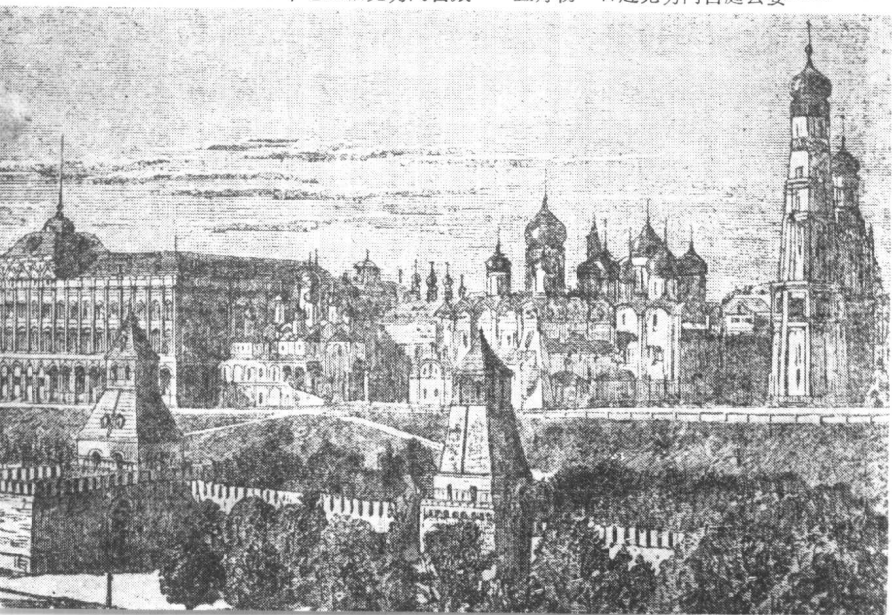
“游博物院，观诸物骨架皮鞣”（光绪四年十二月初十日记）





俄国沙皇亚历山大第三和皇后（参看光绪九年四月十六、十七、二十一等日记）

十九世纪的克里姆林宫 “(光绪九年)四月十六日至木司姑……
十七日诣克力门宫殿……五月初一日赴克力门宫庭公宴……”



《走向世界丛书》总序

人们常说，今天的世界，是一个“迅速缩小的世界”（rapidly shrinking world）。在电视卫星、激光通信和波音747时代，地球上各个部分之间的距离，好象越来越短，各国人民的互相接触和交流，也越来越方便和密切了。

可是，仅仅在几代人以前，“异国”还显得那样的离奇和遥远。古代欧洲人说，中国用小米喂一种类似蜘蛛的昆虫，喂到第五年虫肚子涨裂开，就从里面取出丝来（波桑尼阿《希腊纪事》Ⅷ.XXⅦ.6—9）。古代中国人则曾经相信，西方有的羊羔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，脐带还连着大地（《旧唐书·西戎传》拂菻一节，清代康熙朝御制《渊鉴类函·边塞部九》）。这类“海外奇谈”，今天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；而在过去上千年中，却一直被当作可靠的知识，记载在欧洲和中国的史书上。由此可见，人类文明的发展，确实是经历了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。

为了探索和开辟外部世界，丰富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活，各国人民都作过许多贡献。象纪念伟大的科学家、艺术家、教育家一样，历史将永远铭记着张骞、玄奘、鉴真、郑和、马哥波罗、哥伦布等不朽的名字。可以这样说：一个国家和民族从中世纪进入近代和现代的历史，往往也就

BAZ 20 / 13 02

是它的人民打开眼界和走向世界的历史。

历史的发展从来是不平衡的。当黄河、长江已经哺育出精美辉煌的古代文化时，泰晤士、莱茵和密西西比河上的居民，还在原始森林里徘徊。而自文艺复兴、地理大发现和产业革命以来，中国却渐渐地落后了。在西欧（后来还有美国和日本）实现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以后，中国还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。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，也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睛。范文澜称林则徐为清代“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”，因为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到中国来时，林则徐首当其冲，他亲身感到世界在缩小，距离和壁垒再也不能把外国隔开了。

封建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，在“严夷夏之大防”的精神世界里闭锁了许多年。封闭的外壳被打破后怎么办？顽固守旧派的办法是学鸵鸟。象慈禧太后的大学士徐桐，见到“洋人”就“以扇蔽面”。庚子年间他焚香跪请骊山老母下凡来“杀尽洋人”，结果骊山老母没有下凡，自己的命却送掉了。林则徐、魏源等则不同，提出了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”，那就是：学习外国的长处，来对付外国的侵略。要学习，先得了解，于是林则徐编了《四洲志》，魏源编了《海国图志》。虽然他们没有亲自出国去考察，书的材料靠间接收集而来，难免有许多谬误。但无论如何，地里长羊羔之类的神话毕竟是逐步让位给常识了。

林则徐、魏源之后，中国开始有读书人走出闭锁的国门，到欧美日本去学习、游历和出使。容闳1847年留学美

国，斌椿、张德彝等1866年游历欧洲，志刚、孙家谷1868年出使泰西，这是最早的。出国的人数渐渐多了起来，尽管其中不少是奉派去的政府官员，但一去就不会不接触近（现）代的科学文化、政治思想，也不能不在中国发生影响。

《走向世界》这部丛书，收的就是早期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对外国的观察和感想。“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，先进的中国人，经过千辛万苦，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。洪秀全、康有为、严复和孙中山，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。”（毛泽东：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）丛书以这一派人物的作品为主。有的人主观上虽不怎么追求进步，但所处地位重要，写的书又有历史价值和文学兴味，只要在政治和涉外方面没有严重问题，也酌予收录。

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时期中，西方国家在许多方面比中国先进，值得中国人学习。但是，资本主义的本质，总是要压迫剥削比他们落后的国家和民族的。中国人走向世界、接触西方，既有一个如何学习外国长处的问题，又有一个怎样抵抗外国侵略的问题。盲目排外的情绪是有的，盲目崇外的情绪也是有的。对于某些作品中流露的这类观点，我们为这套丛书撰写的评介文章，将适当地作些分析，请读者注意。

“洋为中用”是我们今天的主张，也是十九世纪先进的中国人的主张。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”，不也是“洋为中用”吗？当然，随着接触和认识的深入，人们慢慢地看出：仅

仅学一点“长技”，搞一点坚船利炮，还是不行的。“要救国，只有维新”，维新行不通，就只有革命。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也是在1878年出国以后，“始见轮舟之奇，沧海之阔，自是有慕西学之心，穷天地之想”，才立下了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大志和信心。历史无情亦有情，后人的思想和事业肯定要超越前人，但前人的足迹总可以留作后人借鉴，先行者总是值得纪念的。

今天的世界已不是十九世纪的世界，今天的中国更不是清代后期的中国。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中国已经建立了先进的社会制度。但是，世界的发展越来越快，我们的经济、科学和文化还需要进一步提高。这就必须继续打开眼界，走向世界。打开眼界以后，还要学会分析，分清好的和坏的。一切好的东西，要“拿来”为我所用；一切有害的东西，要实行抵制和预防。在这方面，前人的观察和体会，有一些也仍然值得我们重视。

谨将这套小小的丛书，奉献给爱好历史与文学、关心中国和世界的读者。希望它能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，起到一点微薄的作用。是为序。

编 者

一九八〇年七月

“待凭口舌巩河山”

——杰出外交家曾纪泽的《使西日记》

钟叔河

在今天，谁都会同意说，当外交官，到外国去，是一件光采的、令人羡慕的事情。一百零二年前曾纪泽出使英法时，情形却恰好相反。

曾纪泽《使西日记》的开头，详细记载了出国前夕慈禧太后和他的长篇对话。其中有一些话，不禁使人感到有些奇怪：

旨(慈禧)：……你替国家办这等事，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，你却要任劳任怨。

对(曾纪泽)：臣从前读书到“事君能致其身”一语，以为人臣忠则尽命，是到了极处。观近来时势，见得中外交涉事件，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，竟须拚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，……

(郭嵩焘)此次亦是拚却身名替国家办事，将来仍求太后、皇上恩典，始终保全。

旨：上头也深知道郭嵩焘是个好人。其出使之后，所办之事不

少；但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。

对；郭嵩焘恨不得中国即刻自强起来，常常与人争论，所以挨骂，总之系一个忠臣。好在太后、皇上知道他，他就拼了声名也还值得。

为什么“一个忠臣”，“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”，反而“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”，须得“求太后、皇上恩典，始终保全”呢？为什么曾纪泽“竟须拚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”，才能“替国家办事”，而慈禧还说“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”呢？难道当外交官，到外国去，竟是件不光采的、惹人笑骂的事情吗？

在当时正是如此。

*

*

*

曾纪泽出国在1878年，郭嵩焘比他还早两年。这时中国几千年的封闭状态刚刚被打破，刚开始向外国派出常驻的使臣。

一个长期封闭的社会，一旦走向开放，引起的变化是极其巨大的。统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，思想能够适应这个变化的只是极少数。

曾纪泽和郭嵩焘，便是这极少数人中杰出的代表。他们认为：

中西通商互市，交际旁午，开千古未曾有之局，盖天运使然。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，束手而不问，亦已明矣。

（曾纪泽：《复杨商农》）